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二十九
至三十一



13
849
270



門 3
849
270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九

論議

失考今古之得失評理道之臧否稽合衆說以歸於
至當發明大訓用垂於可久使其文質兼備綱條不
紊遺辭本乎闕達析理暢乎精微斯議論之爲難矣
鄭玄所謂論者倫也使其有倫次也賈逵亦口論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十九

也言釋其凝滯也漢氏而下名儒繼作其有內富學術多識前典或時議之未決或俗尚之異端事有愆於古義政未契於中道因相譏短形於駁難以全品題先賢之勝劣楊確所習之乖戾詮述性命以達乎幾深講求各理用臻乎奧妙莫不發為嘉論垂之美談其布在所籍莫不悉舉者矣

後漢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

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諱辭將承

運迭興在於一人也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

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言諸侯之國各

別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王

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假音

工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國祀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尊位而不根於民言無據援

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

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

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

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

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

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受之

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

可知矣

鄉讀爲嚮

嚮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

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

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

持偏持其足也音居曠反

時民復知漢虐

既感驚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

契讀與尚同字本作契

光濟

四海奕世載德

載乘也言相固不絕

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

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

言堯舜以

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與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

之世著乎春秋

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呼以彰赤帝之符跡是言之帝

王之祚必有明聖顛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

古業

累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

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不紀不爲

人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

崛起特起也

世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

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帝王賞罰之柄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

臣賊子也若然者豈徒闔於天道哉又不視之於人

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隸賤思有短褐之褻儻

石之畜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壞之餘曰褻音丁濫反畜讀曰蓄所願

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清整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

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

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罹亦遭也音离勇如信布彊如梁籍

威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鑕鑕也伏於鑕上而斬之也鑕

音竹又况么磨尚不及數子磨音麼小也么廢皆微小之稱也么音一堯反

而欲開奸天位者虐奸音是故鴛蹇之乘不

可及磨音莫

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窠椳之材不

荷棟梁之任窠即薄爐所謂也椳梁上短柱也斗筭

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斗筭言小器也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餘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

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而汝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屬委也音事成少有其

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

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

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

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

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夫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

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

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况大丈夫之事序是故窮達有命吉

凶繇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

矣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

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

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嚮讀

日響如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

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維陽近沛高祖發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

情也斷音丁喚反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亦立戚夫人子舉韓信

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女羣策畢舉此高祖

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迴靈瑞籥應又可畧闕矣

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

任謂懷孕也

震電晦冥有龍

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

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

雲而知所處

厭音一葉反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

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

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

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厭當也厭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昧貪也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鈇音方于反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分音扶問反覬音真覦音喻距逐

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

啖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與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

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墜古地字後為徐

令以去官

延篤南陽犢人也犢音昌猶反桓帝時為京兆尹免歸教

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

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

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

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音簡畧也體

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

親則德歸於已歸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

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繇隱而章近取諸

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

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

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縈

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日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

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以世亂不仕而名震京師先是蘇不韋父爲司隸較尉李嵩以昔怨收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不韋年十八變姓名夜入嵩寢室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小兒乃掘嵩父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會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持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

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髡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朱穆字公叔舉高第爲侍御史嘗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

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朴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忽章於絕纓繇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

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
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庭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
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
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
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
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
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
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

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
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
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
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
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
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
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
蓋谷風有棄子之歎伐木有鳴鳥之悲矣嗟乎世士
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
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

張之引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
 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
 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
 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 其畧曰或
 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造
 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
 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
 交游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昔公以
 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
 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思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
 而求其私賒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
 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
 球球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
 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
 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
 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

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
 乎親解纜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
 入臺屏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及及四討吏以謂
 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謂為
 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
 有鳴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
 泥伏餐餐貪汚臭禽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
 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
 努力蓋因此 **蔡邕以為穆身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
而者論也
 致焉 邕論畧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
 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繇來政之失也自此以降彌
 以陵遲或間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緇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貳者有之惡明黨而
 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
 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
 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
 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睹其所以

終彼負士者貧賤不做于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則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善非人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各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愈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治斷交者身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魏荀粲字奉倩粲太尉顓之弟也諸兄並以儒術論

議而粲獨好言道嘗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俱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俱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荀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

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說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
深憂也

孫炎字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一大儒徵為
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
之

司馬朗字伯達為兗州刺史朗雅好人倫時鍾繇王
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殷以為伊顏之徒雖

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頹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繇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苟卷斯同御世垂風理世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升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倫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傅嘏為尚書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嘏既達
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歎能及

之

夏侯玄為散騎嘗侍時晉宣帝為太傅問以時事玄
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詮衡專於臺閣上

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
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

其分則恐所繇之不大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
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

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
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
非分叙叅錯，各失其要之所繇哉？若令中正但考行
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
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
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
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
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
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
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較否衆職之屬，各有

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問閭之議，以意裁處，而使
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
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
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自
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郡矣。苟聞之有路，而
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止，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以其屬各能否獻之臺閣，
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叅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
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
輩類，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如其所簡，或有叅錯，則其

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簡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

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如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規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

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嘗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

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名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比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收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

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朴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思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

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嘗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儻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繇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

將隆至治抑未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玄又著樂毅論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

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謨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

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
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
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
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兩邑
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
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
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
示四海之人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
虎旣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
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

可拔霸王之事攸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王
何以殊哉與其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
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
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
也

蜀秦宓爲大司農初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
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兼聚衆書以成春秋
指國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
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
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

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政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禕聞司馬懿誅曹爽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庸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

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正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失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七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哉爲僭濫不當矣

吳韋曜爲太子中庶子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使曜作博奕論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日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

帝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賄及衣物徙其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繇其道求之於戰

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
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
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
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
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
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
並薦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上宜勉思至

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
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枿孰與方國之
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
以兼棊局而質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
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
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裴玄字彥黃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
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
晉陸喜初仕吳累遷吏部尚書有才能思好著述有較

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中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泮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

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

裴頠爲尚書左僕射浮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

傅玄泰始中爲司隸較尉玄少時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傅子爲內外中篇時何曾有清德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

呂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
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
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
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
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
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
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先是馬均扶風人有
巧思絕世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
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

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
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
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
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
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
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
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第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
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
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頗淵之倫是也以言
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

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等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繇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

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旣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氏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李秉字元胄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語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跡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籍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

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公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平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必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繇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虞溥高平人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碧音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

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州從事。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駕陳摠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叙，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栖遲，至承統之王，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臣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頽，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

居官者日與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竒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著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在貞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人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

潘岳為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
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
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按逆旅久矣
其所繇來也行者賴以傾止居者薄收其直交者貿
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
未費語曰許繇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
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詩曰逆
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
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
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

冬有温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
乘涼近進發桶卸鞍皆有所憇又諸劫盜皆起於迴
絕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
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
禁暴捕亡嘗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
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
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
長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
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人較出
品郎兩岸相簡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

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較之勢此
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幸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
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
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王接爲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
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
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
職以過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
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
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阮裕居會稽剡縣後除東陽太守徵侍中不就還剡
山有肥遁之志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
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旣畢裕以傳嘏爲
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異之
江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
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
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
違禮法道之所棄也乃著通玄道崇簡論世咸稱之
康帝時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
虞預爲散騎嘗侍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比

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
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鉢
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無以難之繇
是遂知名起家著作郎
謝萬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
勝孫登稽康四隱四顯爲入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
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
處同歸萬終於散騎嘗侍

王坦之爲北中郎將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
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
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
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繇斯言之公道體
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
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熒殿
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
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
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
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遠顯而不在於

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畢挹之義與夸
 伐而並進曰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
 効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
 夫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
 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繇此觀之則大通之道
 公坦於天地謙代之義險巖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
 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
 至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
 教亦有至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
 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

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

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

慨標名賢勝皆此類也又云坦之著公論袁宏作論

以為是非既辯誰與正
之遂作辯謙以折中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

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若

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

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

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

之龍門膏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

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王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壞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備以爲

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竊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竊位至中書侍郎

張輔爲馮翊太守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入道之嘗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

道不知三也遷旣造創固有因循難易蓋不同矣又
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
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薄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簡
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臧
於諸葛亮辭多不載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時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
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
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
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古隱
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所乘之塗
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
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遊之
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
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
莫繇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
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嘗人則人皆自賢况
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戎邊姦邪宜以正順爲寶天
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
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

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居何疑之哉
又謂諸呂彊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
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繇
上制高祖分王弟子有盤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
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四公所預予
今亦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
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者雖未必
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
惜也玄屈之

戴逵性高潔嘗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
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
出近闕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中
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若元康
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徇本徇末之弊
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
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
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
亂德放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
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中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
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

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簡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嘗經而弊無嘗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柰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閭閻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謝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繇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蕩忘

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大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達微散騎嘗侍不至

袁豹為劉毅撫軍諮議叅軍領記室毅特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以民而為本民資食以為天循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篡偽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啟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耕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却馬甫及三

年積弊之黎難用克鎮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愛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嘗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庶之屢變譬猶脩堤以防川志淵丘之改易卽膠柱於昔絃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繇乎高門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息遊者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非用少冗散者廢則業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

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畷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遊食者反本肆勤者自勸遊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墮者懼則嗇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徐邈安帝時為驍騎將軍邈論議精密時多詬稟之
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
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
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

論議第二

宋鄭鮮之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
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返恬子羨仕宦不廢職者嫌
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
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五

心而遺跡跡之所乘變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伸與奪難以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畧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脇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陞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不

退身窮居終爲榮也鮑勛嘗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正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獨許其證幾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帙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衰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

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論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今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諱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

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心不可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夫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旣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濊咄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嘗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嘗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

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
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
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
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
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
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惑三年之下見議者弘
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
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
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以盡命若有不盡則國
有嘗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

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耶若有功不賞有
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當以子
無富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
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思宥十世非不
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美
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
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
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
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
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

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夔望子
房亦爲四人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
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
鞭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
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
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
其才行故雖士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郅詵葬母後園
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磳殺兒無譏以其
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
後園乎不可明矣旣其不可便當究滕之才行無所

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
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
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辭可謂善矣而
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
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
何尚之爲侍中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
風俗也官圖人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
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
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
南齊顧歡吳郡鹽官人徵太學博士不就歡以佛道

二家並教既異學者互相毀譽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佛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有道之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

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齧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淫之肅棺槨殯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鳴在獸而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

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志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船沙門守株道士交誾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繇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

生在名則文在實則合俱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誇彊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僉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尊此二法之辯也聖近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躡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述效歡雖

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嘗星隱炤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未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簡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驍爲虔不以倨傲爲肅豈專戎士爰亦茲方衰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嘗安戒善行交蹈者嘗通文王造周太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

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風俗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風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繇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嘗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按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嘗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疆嶺乃復畧人頰車耶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跋

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編跣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

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嘗任之像嘗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

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
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
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
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
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彊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
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
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
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緣須遵歸
一歸一口迴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
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

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萬分之而未合億善
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
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
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
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其爲鳧楚人以其
爲鴈人自楚越鴻嘗一耳以示太子僕射周顒顒難之
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
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
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
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辯善於着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

梁崔靈恩爲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後魏毛脩之爲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罪撻百下故其論武侯

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陀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旣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巖威峻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視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

鯁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繇是言之豈今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爲然

高允爲中書令兼太常卿時中書博士袁敬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

陳竒字脩竒河北人也愛翫經典博通文籍初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竒論典誥及詩書雅

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竒曰易理縣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迴望交哉竒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

北齊杜弼爲衛尉卿嘗與邢劭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盡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繇勸懲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檻之誥安

能北辰降光謂龍宮韞積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
往行引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
非實邪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如射
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
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
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
種不見謂以為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
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聖愚可察鍾生聽曲水山呈狀
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
此而推義斯見矣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

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
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
如蛇出穴繇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
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
歎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
高論執此為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
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
惑咸繇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
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
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

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舍此適彼生生嘗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彌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况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鼈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燃彼燭彌曰鷹未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彌曰腐草為

螢老木為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正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秉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劭理屈而文多不載

王紘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俺衣左右何是非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

唐呂才爲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旣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畧載其叙數篇其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迨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維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

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所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與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鄴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簡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

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此卽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祿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非劫殺之災自天無親嘗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脩德妖李夜移學也祿在豈待坐當建王勤憂損壽不關月

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繇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簡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胎姓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頥而長兮美日陽兮巧趨蹌兮唯有尚命一條法當長命依簡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

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
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簡襄王四十八年
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
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
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
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
建命生法令長壽計其終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
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
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
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卽位年

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沙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
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
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
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
生不見父今簡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
禮云嗣於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
子無父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嘗禮躬率天下
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
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
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

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簡宋書高祖長子
先被篡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
法得嫡孫財祿今簡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
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叙葬書曰易云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
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
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覓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
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
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

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
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
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
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
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
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
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比爲妖妄傳云王者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
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
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嘗式法

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諱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簡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

室卽平旦而崩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崩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崩恐有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不曾子問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嘗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則交與禮違今簡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繇安葬所置年命延促亦繇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繇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嗣於荆不繇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嘗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占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嘗亦有初

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廻改家墓旣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斃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可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者因而徼倖遂使擗漏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宜辰日不宜哭而默對賓客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徐有功任地官員外郎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深慕

其為人乃著論曰客有問於主人曰地官徐員外何如也答曰守道君子也客曰徐公明識誠難為儔也何不稍圓通以協隨時之義而取富貴乎何為固守方正乖相時之道幾致死亡者數矣此豈大雅君子全身之義哉答曰夫隨時相宜而取富貴允情所曉徐公豈不達之若徐公者仁人也夫仁者濟物也此道大矣非嘗情所知故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徐公之不愛死亡固守誠節用此道也豈以貴賤生死而易其操履哉問曰仁則信矣忠則如何答曰豈有仁者不忠乎當今帝德文明憂勞庶政

思致刑措以隆中興徐公獻可替否盡忠盡節誠欲戴明主於堯舜之上置蒼生於大道之中事跡顯然有識同悉子何疑而問哉客曰鄙人固鄙不閑大體忠則信矣孝則如何答曰豈有忠臣而非孝子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今徐公之名聞於四海有志之士莫不增氣豈直揚名亦永錫爾類矣禮曰大孝揚名徐公之謂也問曰徐公之道既高矣何謂躉處霜臺卽奏官得失諸門以示天下規規然是釣名耳其故何哉主人胡盧而笑久而應之曰子徒見培塿

未覩泰山乎夫天官者奔競既久濫進弘多選司權輕且未能止此弊之甚也徐公既處霜臺以澄清為已任切於救弊急於為善此徐公之情也以為釣名可謂不知言矣客有慚色問曰此人當今可誰與比答曰宇宙至廣人物至多匿跡韜光者固有之矣僕寧敢厚誣天下之士乎若所聞見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問曰何如張釋之答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此畧同耳然而釋之所以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問曰張公徐公皆是國士至於斷獄俱守正途事跡既同有何難易答曰

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鬪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庖藏禍心遂使陶公之璧有所疑矣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崇節惡言以誣盛德遂使忠臣側自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矣易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徐公得之矣客曰若使此人為司刑卿方得展其才用答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即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固奇士也方寸之地何所不

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客口今日
聞吾子議知徐公之令德未可盡言乎固知君子之
道非小人所測也其爲當時所稱述如此

宋晃爲中書舍人知銓天寶十載選部選才多濫選
入劉廼獻議於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巍巍
唐虞舉以爲難今夫文部旣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
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者在禹稷臯陶之衆聖
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
小豕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連
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語有定規爲

而亦猶以一小時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鑪不可得
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失銓者必以崇文冠首
舉耀爲賢斯文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
於銓庭則雖國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
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齋
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
於蓀莪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聲尚於頰舌之感必
下於蛙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含
雅詰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
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有鴻深

沉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戶矣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知建陽縣事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一

規諷

書曰官師相規所以更箴其闕也傳曰士有爭友所以成人之美也是知相勸以義相勉以正時惟君子之道聞善則告有過則規斯乃朋友之職故其至言而無隱同心而多益蓋繇乎切切惓惓忠告善道使

其喜聞其過莫逆於心不離於令名罔陷於非義者
 矣故臧孫有惡石之喻荀伯有盡心之說仲尼之論
 友貴乎直諒重華之申戒鄙乎面從皆是物也亦有
 位下而輸忠交疎而詰過盡拳拳之志成諤諤之美
 斯蓋聞善必告竭誠無隱俾夫心善其說深納其戒
 釋回而增美縫闕而窒非亦異夫未見顏色而言之
 也若乃遭其惡直始終固拒後以致敗卒如所規良
 可太息者已

晏子齊大夫也昭公十年齊樂施高疆奔魯陳鮑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

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不可強取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蓄也孽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也

富子鄭大夫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

之子產戒曰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

客間孔張子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凡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

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

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我

皆有禮人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

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

不信刑之頗類

緣事類以成偏頗

獄之放紛

放從也紛亂也

會朝之

不敬

謂國無禮敬之心

使命之不聽

下不從上命

取陵於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

孔之後也

昆兄也子孔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於朝而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

有祿於國

受祿邑

有賦於

軍

軍出卿賦百乘

喪祭有職

有所主

受賑歸賑

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

謂大夫祭以肉歸公皆社之戎祭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

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

其祭在廟謂助君祭

辟邪之人

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子寧以

他規我

規正也

閔子馬魯大夫也時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

子乃立之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司馬

慍而不出閔子馬

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

日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

者惟忠惟孝不患無所

所位處

敬共父命何嘗之有

言廢

置在父無嘗位也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

軌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貧賤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

官次

次舍也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其饗燕之具

孔子魯人也為魯司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患

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多欲

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就有道何如

孔子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

孔子曰亦欲令康子先風無不化者猶自正偃化也加草以民之化於上

又葉

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孔子又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

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兮

不可復也

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矣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

大夫仲孫捷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

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蹠蹠則人不敢暴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

籩豆
禮器

南蒯為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

謂子仲

子仲公
子整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室季氏
家財子

更其位

更代也

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懼不克

以費叛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而歎之

鄉人
過蒯

而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恤恤憂患湫愁
益依懸危之貌

深思而

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家臣而圖人君之事
言思深而謀淺身近

而志
遠

有人矣哉

言今有此人
微以感之

靖敦若田嬰齊威王少子為宣王相將城薛客多以

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

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

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

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

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周舍趙簡子臣也舍好直諫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

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

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虎會趙簡子臣也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

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旣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

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優莫趙之優者也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成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安能相亡然殆矣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

骨易子而食可謂殆矣而君之後宮以數百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刻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

趙良以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昔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

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

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
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
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
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
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余
聞之欵闕請見也欵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誣春者不相杵

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

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王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莫闕非所以
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
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
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
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
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
興失人者摧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

車十乘從車載甲多方而駢脇者為駮乘持矛而操
關所及 戟者一作秦屈盧之勁 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
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
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
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
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漢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居長安城東時陳豨反
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信高祖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
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平獨弔謂何曰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
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
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恐其為變 讓封勿受悉以家
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悅

東郭先生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武帝時大將軍衛
青者衛后兄也衛青傳曰子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
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
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日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謹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

雋不疑渤海人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渤海請與不疑相見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

舊矣

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 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

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

位至京兆尹

丙吉為光祿大夫與魏相善時相遷揚州刺史考按

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

治行

相字弱翁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

易下

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不顯見其材能

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後漢桓譚字君山哀帝時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

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

用遂不與通卒為六安郡丞

班彪扶風安陵人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典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歟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帝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

俱發假號雲合成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難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不寤彪終於望都長

李淑豫章人爲軍師將軍更始至長安所受官爵皆羣小賈豎淑上疏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

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法河海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
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
因才授爵以佐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
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
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
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
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旣往謬妄之失思
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

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
所從

王闔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更始遣闔爲瑯琊
太守張步拒之不得進後步以闔掌郡事時梁王劉
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
闔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
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
董崇與寇恂同門生光武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
軍事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
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

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

崔駟字亭伯爲竇憲車騎將軍掾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王命駟獻書誡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鄒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溢位有餘而德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國祚衍社稷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

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傳燮爲漢陽太守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

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咸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球次害鄙

邴原北海朱虛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嘗盛嗟嘆之後悲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嘗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

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爾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嘗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

笑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官至五官將長史

高順爲呂布督將時泰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呂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布性決易所爲無嘗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魏諸葛原字景春爲新興太守管輅餞之原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盈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蔣班焦贛皆諸葛誕爪牙計事者時誕據淮南反大軍圍誕於壽春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班贛等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

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贛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贛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張邈爲陳留太守初事袁術時術議稱尊號邈謂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二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狐犢不可得也

蜀黃權字公衡巴西人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拒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陵長

劉巴字子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後代法正爲尚書令

吳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太帝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

功覆過棄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陸瑁字子璋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頰月旦之評誠可以勵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後爲選曹尚書

晉華譚友人袁甫者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

善景帝大安中入雒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矯翮見鴻鵠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官至

祕書監

皇甫方回謚子避亂荊州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臧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方回徵博士不起

